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目錄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諫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戰國策序

劉歆

移太常博士

楊雄

解嘲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目錄

解難

劇秦美新論

諫不受匈奴朝書

嚴尤

諫伐匈奴書

班彪

王命論

班固

荅賓戲

典引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

晉唐程氏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揮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并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
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
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
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
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滄滄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旣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
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并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蛾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蝻蝻午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

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
并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
并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
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

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
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
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
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
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
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
然者讒邪并進也讒邪之所以并進者由上多

疑心旣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覲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并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

消其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并交戟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滄滄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

則百異消滅而衆祥并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

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

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
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
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
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
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
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
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
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魯

魯泰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
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
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
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
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
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
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
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

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
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
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
穆公延陵禱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
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
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
議以息衆庶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
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
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
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術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
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
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

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繁
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
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
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拜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
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
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章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
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
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
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
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天下幸甚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
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
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
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
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
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

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
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
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
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
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
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
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并立於中國猶以義相

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
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
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
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
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
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
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
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

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
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
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
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
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
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
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當此之
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
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

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
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
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
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
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
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
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
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

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移太常博士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
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
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
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
書多者二十餘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
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
編轉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
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
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離封
禪遷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
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今聖主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

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
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
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
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
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
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

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并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解嘲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

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
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綱解紐羣鹿爭逸
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
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
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鎮鉄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
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
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
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

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
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
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
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
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特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
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
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
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

蝮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
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
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捐髀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
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
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雖其
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
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若夫藺生收功於草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

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
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
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楊雄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好也美味期
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閑
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
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費精神於此
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
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
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
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
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

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
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
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
紘泰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淳滃雲而散敲烝
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洛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
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
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
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
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

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
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
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減掄六莖發簫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僂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師曠之調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
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
其操與

劇秦美新論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并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

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
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
乎混混茫茫之時釁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
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
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
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
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

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帝斯之邪政馳
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
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除仲
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霄巨狄鬼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
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溁淳沕滴川流海淳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恠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農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日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鸞之聲克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潜甸内匝洽侯衛厲揭嬰荒濯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
設壇場墾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
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其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
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
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爲不壹勞者不又佚不暫費者不末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
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
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
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
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
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
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
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
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
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
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
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
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

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比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輟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蠹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

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
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
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
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
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
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
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
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齎糈鍤薪炭重不可勝食糈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又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
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劔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隕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

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么膺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杔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

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
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
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

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
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
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
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
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
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
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
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
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則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荅賓戲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噐不賈於當時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

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并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蠶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一作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

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頓福不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赫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叅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敷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殷詭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齊甯激聲
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
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
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
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
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
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
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
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
千鈞和鵠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
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
郝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
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
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
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
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
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

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

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曩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
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闇而恒文乖彛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
使綴學立制充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
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
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
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
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然後欽若
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

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鋪觀二代洪之度其曠可探也并開迹於一簣
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
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
參五華夏京遷鎬亮遂自北而虎螭其師革滅
天邑是故誼士萃而不敦武稱未盡濩有慙德
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卹翕純皦繹以崇嚴祖
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
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言行於篇

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
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
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
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
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輦
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

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朋
篤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蔥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
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
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
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
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
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
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

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蓋用昭明黃農
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
鑠豈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恂
旅力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
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子
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
創制因定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曆之明
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
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
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
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
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
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
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
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天律其疇能旦之哉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

